



導演戲劇的 故事高手

林孟寰

文壇、劇場 閃閃發亮

文 / 賈霸

12歲時林孟寰出版了人生第一本書，成了作家，從那時起小說、散文、極短篇都寫，更是個詩人，曾經以短篇小說集《天空之門》與詩集《美村路上》，分別入選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第11、12輯，與眾多文學前輩一同躋身市籍作家之列。上大學後，他成了導演，能導能演，還能編劇、做舞台設計。讓人嫉妒的是無論文學或戲劇，他都得過獎。

對很多人來說，這些事情能做到任何一項，都已是圓了一輩子的夢了，但他只有23歲，還只是個大學生，卻已擁有這許多。

很難想像，有這種成就的孩子，會全無傲氣，而且深刻地知道無論在文學或戲劇的路上，他只是在起點，仍然青澀，還需要

大量的學習。

或許，這跟他做這些事的初衷有關係。無論寫作或戲劇，他的初衷都是說故事，「從小我就喜歡講故事。」寫作是為了講故事，搞舞台劇也是為了講故事，至於作家、導演這些頭銜，得獎或不得獎，林孟寰並不是那麼在意。

從耳聽口述到提筆寫作

他的人生從聽故事開始，小時候聽最多的是爸媽買給他的錄音帶，能認字後，他開始看故事書，再大一些，爸媽就會說他們自己的故事給他聽，兩個姐姐分別大他11歲、9歲，所以也分擔了一些說故事給小弟聽的責任。

上了小學，只上半天課時，他常被當老師的媽媽帶到圖書室去看書或畫畫，以等候媽媽下

班。「小時我不愛到處亂跑亂玩，所以媽媽很放心地把我留在圖書室。」在這個有上萬本圖書的房間裡，林孟寰好像進了故事寶山。

林孟寰說：「小時我立過一個志願，立志把圖書室的書看完。」書太多了，他沒看完。

「小一、小二時我就開始想講故事了。」已聽了或看了一肚子故事的他，試著用說或寫的方式把自己想說的故事表達出來，「開始時講得不好，字也寫得很差。」

十二歲就躋身作家行列

小三他轉到另一所學校的美術班，「我又多學了一種說故事的表達工具。」他對畫畫的喜愛也跟媽媽很忙有關，在家裡媽媽仍有做不完的事，林孟寰一個人

無聊，就會去煩她，「她每回用的招數都一樣。」他說：「撕兩張日曆紙給我，叫我去畫圖。」

他經常把空白的那面畫完了，就翻面再畫，這一面通常印了一大堆字跟數字，包括代表日期的大大的數字，「說也奇怪，我總是會把這個大數字想像成一座山或一個大建築，然後以它為基礎畫出一幅畫來。」那個醒目碩大的數字，常常融入他的畫中，成為主元素之一。

「後來想想，無論是寫文章或是畫圖，我都是講故事給自己聽。」林孟寰說：「那是百無聊賴下的一種打發方式。」

就這麼寫寫畫畫，12歲時他發狠花了一年寫了一個長達3萬多字的故事，「算是『女媧補天』的現代版。」爸媽看了嚇一跳，親友看了也都讚嘆不已，後來爸媽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，書名叫《彩石遺事》，他因此躋身作家行列。

愛上戲劇的挑戰性

國中及高中是他在文學上最多產的時期，「那時比較敢發表。」林孟寰說：「現在就會先存著，因為能看到自己的不成熟。」就像釀美酒一樣，過去釀好就喝，現在先存在倉庫裡，讓它慢慢醞釀，慢慢修，慢慢熟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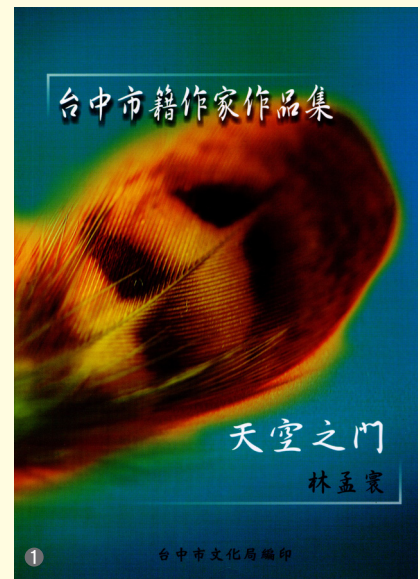
「老實說，文學這條路我還在摸索。」林孟寰邊摸索，邊找其他講故事的方式，高中時的戲劇社團讓他又找到了一條路。

「在台中一中的日子，就是寫小說，玩社團。」林孟寰開始喜歡戲劇，台中戲劇活動少，所以他常跑到外縣市去看，「我姐那時念台南教育大學，所以台南是我常去的地方。」他一直記得在台南看到一齣對他很有啟發的戲，「那是一齣黑盒子實驗劇，現代版的哈姆雷特，穿現代服裝，用爵士樂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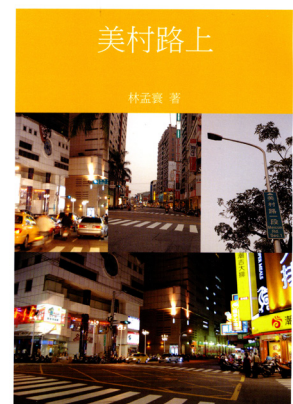
這對他後來就讀台大戲劇系很有影響，「本來想念電影，後來覺得戲劇比較好玩。」

林孟寰說：「電影有7成是靠機器操作，舞台劇絕大部分都是要操作『人』。」人是活的，人是有意見的，所以要掌握一群人完成一齣戲，挑戰性及樂趣就比操作冷冰冰的機器大得多。

- 1 小說集《天空之門》。
- 2 詩集《美村路上》。
- 3 舞台劇《十年後請愛我》劇照。



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



台中市文化局 編印



初生之犢的熱情與勇氣

跟文學一樣，林孟寰在戲劇上也算早產兒。每年暑假各大學都會有劇展，通常輪不到大一菜鳥參加，只有做觀眾的份，但林孟寰像個特別好奇的小孩，當學長問他：「要不要來做個戲啊？」他把學長的客套當真，心裡想的唯一念頭就是：「來做吧！」

文章可以自己寫，戲可不能自己一個人做，林孟寰說服了班上同學一起來，「我跟他們說劇本我寫，導演再找就好。」當然，最終林孟寰連導演工作都包了。

這齣戲也一樣，大一沒教什麼專業課程，還沒上過真正的表演課，更別說導演課了，只有劇本難不倒他，「演大人的故事太難，我們決定說高中的故事。」這齣戲叫《畢業紀念冊》，說的是高中時的事，「很文藝青年式的作品。」

「生手做戲」很爆笑，「讀完劇本覺得好無聊，排戲時我這個導演也看不出來好壞，不知道要幹嘛，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」有次借不到場地排戲，只好在操場排，之前連著幾天下雨，場地很濕，「那天沒人給我好臉色看。」

戲做出來了，「最大的收穫是我建立了一個班底，我也知道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很多。」他也喜歡上導演的工作，因為，「導演是在既有的創作下進行再創作，要能指揮人，也要指揮機



▲舞台劇《六度分離》劇照。

器，很有趣。」現在他樂於擔任導演助理的工作，「跟著老師能學到很多東西。」

今年他大四，這幾年他還是不停地推出新戲，東西越學越多，戲也越來越好，「《五個同衣女子》是一齣類似六人行美式喜劇的戲，背景是南台灣，講台語。」林孟寰說：「票房OK，但反應兩極。」

享受戲劇的煎熬及痛苦

獲得第十屆青年才俊·大學生競演戲劇節評審團特獎的作品《十年後，請愛我》，雖是個小情小愛的戲，但這次演出剝除四面牆，呈現四個演員五個角色在一個傾斜的四面台上活動，是對於空間利用與時空轉換的一個新嘗試。

《六度分離》是講信任與背

叛的故事，戲中男同志吻戲頗引起驚世駭俗之議，這部戲評價也相當兩極。

劇場演出最刺激的就是觀眾回饋很直接，「壓力很大、很煎熬，有時很痛苦。」林孟寰說：「但我也很享受這種煎熬及痛苦。」

對林孟寰來說，無論文學或戲劇，並不只是興趣而已，它還傳達了他關切的一些議題，以及他對一些事物的觀點，「我關心性別、暴力及母語，所以這些議題都可以在我的作品中發現。」

未來，無論文學或戲劇，這三個主題都將持續在他的作品中出現。

未來，無論用文學或戲劇的形式，林孟寰還要繼續講故事，他就是愛講故事。■